



# 与世界伟人谈心

Van Loon's Lives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常绍民◎译



# 与世界伟人谈心

Van Loon's Lives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常绍民◎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世界伟人谈心 / (美) 房龙著 ; 常绍民译.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1  
(房龙手绘图画珍藏本)  
ISBN 978-7-5143-3694-8

I . ①与… II . ①房… ②常… III . ①名人－生平事迹－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 ① K8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3405 号

## 与世界伟人谈心

---

著 者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译 者	常绍民
责任编辑	周显亮 袁子茵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祥凯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0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694-8
定 价	25.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目录

---



01 捐躯献国，沉默者威廉

忍辱负重，乔治·华盛顿将军 / 2

02 凤流女性：伊丽莎白女王与西奥多拉

皇后 / 37

03 一场噩梦：罗伯斯庇尔和

托克马达 / 85

# 目录



04 枢雄拿破仑，乐圣贝多芬 / 123

05 时间消磨不了仇恨——彼得大帝与  
查理十二世 / 135

与世界伟人谈心



与世界伟人谈心



## 01

# 捐躯献国，沉默者威廉 忍辱负重，乔治·华盛顿将军

我们在费勒市政厅为伊拉斯谟安排了一个房间并招待我们的另两位客人：沉默者威廉与乔治·华盛顿将军。

周日清晨，我们确定了要请的对象。在我们看来，我试着去找一位不仅与我们自己小城的历史相关，而且与国家整体的历史相关的历史名人应归之于费勒。我们想到的只有一个名字。

奥伦治的威廉不仅仅是费勒侯爵，而且是位亲王，因为他不仅建立了荷兰，并用自己的鲜血确保了它的独立。但我们请谁去见他呢？我们要想真正成功，必须同时至少请两位到场。这样做是为了使对话轻松愉快。

“他们具有很多共同点，会像好朋友那样相处的。”

“那么我们就着手行事吧。我们将在字条上写上亲王和华盛顿的名字。今晚你回家时可以把它藏在市政厅的石狮子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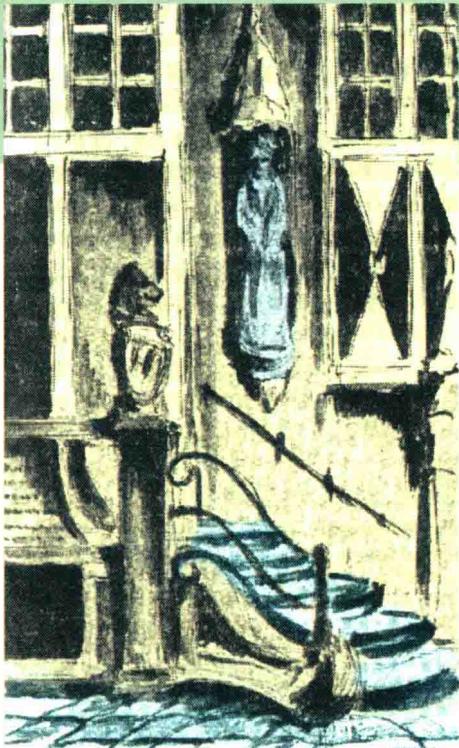
其后三天我整天忙于整修市政厅中伊拉斯谟的书房。因为仅给他必要的桌椅是不够的。他还要有什么事让脑子不闲着，因为一位终生辛苦劳作的人不可能坐下来盯着窗外看。因而我给海牙尼尔霍夫公司的亨利·迈锡打电话，请他快邮

请束被小心地放在守卫着市政厅入口处年代已久的石狮子下面。

一批旧书给我们。我含糊地解释我想要的东西，余下的事由他完成，我知道他不会弄错的，正如我所料，不到24小时书就被送到了。

书中有一些罕见的版本。里面有一本1471年在威尼斯印刷的贺拉斯集，我希望此书不会出什么事，因为它值许多许多钱！随后有非常早的法文版泰伦斯喜剧集，一本精美的《人类救赎臆想》（1473年），温肯·德·沃德的《编年史》（1495年），1471年印刷于布鲁日的威廉·卡克斯顿的《特鲁瓦史》，以及亨利所能找到的所有阿尔杜斯版图书：一部完整的维吉尔集，贺拉斯、普鲁塔克、索福克勒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欧里庇得斯的著作。它们大都让人想起那位有学问的出版家阿尔杜斯·马努休斯在威尼斯建立的新学园，在那里任何人都只准讲希腊语——或者尽量讲古老的希腊语。

那时我突然交了一次好运。我到米德尔堡去买牛皮纸和年代久远的



范·盖尔德碎布优质纸，顺便访问我的朋友书商范·本瑟姆，并问道：

“到底在哪里才能找到几管鹅毛笔呢？”他答道：“你真来对地方了。前两天我清理阁楼，看见了一些必定是我祖父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出售的鹅毛笔。它们仍是原来的包装，与刚削好时一样完好。我很愿意给你一把。”这样我们就把一切东西准备齐全了，只是墨水是希金斯印度墨水，我敢肯定伊拉斯谟从未用过如此流利的书写墨水。

因而万事俱备，只待伊拉斯谟前来了。对吉米和露西的忠诚劳动，我表示了谢意。随后我们锁上门，等着瞧事态如何发展。

这是我通过星期四末班邮车寄给弗里茨的有关奥伦治亲王情况介绍的抄本，他对多数情况应相当熟悉了。介绍属于旧派外交家们惯于称作备忘录的东西，指导人的记忆。

那天是1555年10月25日，地点为布鲁塞尔。1000多人聚在金羊毛厅，向其统治者道别。他们来自17个省，前来参加荷兰议会会议的代表，这些省将组成叫作“荷兰”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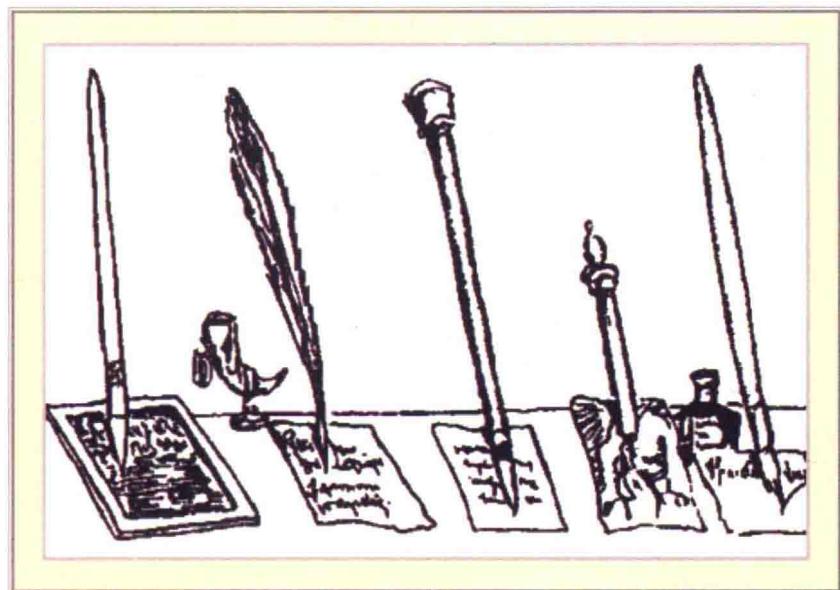
这些郡、公国和主教领曾多次易手。巴伐利亚王室一度在他们的事务中起很大的作用——这一作用致使一位特别的公主、巴伐利亚的雅克琳有机会作为一位意志坚强的女性脱颖而出；假如她不是对性爱如此感兴趣，她本可以上升到事业顶点的。与苏格兰的玛丽一样，她嫁给了一个软弱而仪表堂堂的年轻男子，最后沦为囚徒，悲伤地度过了余生。她被关押在一个城堡中，城堡在旧荷兰省平坦的草地中仍孤零零地突兀而起。

随后是勃艮第家族，在其统治时期，低地国家南半部成为整个欧陆最富庶的制造业中心，把英格兰羊毛加工成成衣，而当时土气的英格兰人尚不知制作方法。

布鲁日、根特和伊普尔积聚起大量财富，中欧崛起的各王朝为了占有它们刀兵相向。但由于这些共同体一直处在没有纪律的帮工领袖的统治之下，处在战争、敌对不止的状态，因而无力保持独立地位，被吞入南方沿途更有效的王室之中。

最后，勃艮第大胆的查理的女儿玛丽嫁给了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她的父亲在与文艺复兴早期那位天字第一号恶棍，即法国的路易十一世的冲突中丧生。就这样奥地利王室成了尼德兰的继承人。

马克西米利安和玛丽的孙子——那位下颌突出的著名的查理（突出的下颌逐渐将成为所有真正奥地利王公的标志）——因而生来就是佛兰德斯人，因为他是在根特呱呱坠地的。在去世之前，他已成为一个广袤无比、



我有好多写字的笔。

比今日大英帝国还要庞大的帝国的主人。平心而论，查理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那种情况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一个想治理好100个不同的民族，分布在由麦哲伦海峡到波罗的海的地区内，殊为困难。如果他在同时不得不解决宗教冲突，其中1亿臣民要么坚决站在教皇一边，要么追随马丁·路德，那就更加难办了，查理在内心深处是伊拉斯谟的学生，过于明智，以致关心不过来。

“一场瘟疫降临你们两家了！”这是他生活的前20年的想法。即使在他不得不迁居西班牙后，他在对待非常了解的这些低地国家人时仍试图遵守节制原则。但所有这些在他不再实际理政、由其子菲利普管理国家之后都结束了。就像其父亲主要是位佛兰德斯人一样，菲利普主要是西班牙人；自菲利普继承其父充当低地国家统治者起，真正的困难就开始了。

在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秘鲁和拉普拉塔河沿岸平原，菲利普能够充分地扮演“我，国王”的角色，随自己的意愿颁发命令，令到即行。但在尼德兰，国王最新赦令刚刚贴在墙上，就被人撕下来，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国王陛下的漫画。

最后，我高兴地说，荷兰人的固执将战胜哈布斯堡的顽固不化，但在查理最后一次充满柔情地向尼德兰人告别的悲哀日子，这一切尚隐而未露。只是在尼德兰人中，查理才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

布鲁塞尔的大厅中挤满了陛下在低地国家辖地内最高贵、最优秀的人物。稍等片刻，查理本人出现了。正如他常常称自己的那样，他年老体衰。他重重地靠在一位男侍的肩上。人们认识这位年轻人，而且非常了解。他们低声说他是国王的亲近——与他自己那位阴郁、绷着脸的儿子相比，老查理更喜欢这位显得很精明的外人。他们希望那位叫威廉的年轻人



伊拉斯谟是荷兰鹿特丹人，他重新回到这里，的确是故地重游。现在的鹿特丹跟他所生活的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



能够担起反对“外国人统治”的领导权，这一局面在当老查理（上帝保佑他）的王位由菲利普承继肯定就会出现。他们不敢肯定威廉会不会应承，但祈祷那一情况的到来。

这位年轻秘书叫威廉，是拿骚—迪伦堡伯爵与其妻斯托尔堡女伯爵朱莉安娜的五个儿子中的一个。朱莉安娜女伯爵看来是位才女——中世后期如阿尔盖尔·亚当斯那种人。因为她生了一群在16世纪后半期事务中实际上都将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儿子。其中长子威廉注定要成为那些历史人物之一，他由于这一或另一原因，虽然活动范围相当有限，但能够在其环境中彻底打上自己的印记，跻身于“流芳千古的人物”之列。

想确切指出导致那种成功的一种简单的非凡的个性，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困难的。威廉在军事统帅方面没有天赋。他从未赢过任何一场战斗的胜利，常常遭遇被掳获或杀死的危险。他也没有受到某种特殊使命的狂热信念的感染，这种使命曾使许多平庸之辈达到荣誉的顶点。他生活在一个世界在宗教信条观点方面产生严重分裂的时代，他的几个兄弟成为新信条的热心的甚至偏执的追随者。但威廉总是谨慎地使自己小心地超脱这种争执。他被培养成了一位新教徒。当他有机会承袭一位死后无嗣的法国远亲丰厚的财产时，他举行了重返天主教的仪式，这样才可被承认是奥伦治公国之首的外在仪式。不过，几年后，我们发现他成为了完全由狂暴的新教徒组成的尼德兰反叛力的最高统帅。

威廉从未假称自己是一场重大改变信仰事件的经受者，并看见了光明。他只是不再去做弥撒，再一次以完全平和的态度聆听那些取代了其路德宗同行的加尔文宗牧师的布道。路德宗对多数荷兰人来说有些过于平和，不太合他们阴郁的口味。在他生活的最后时刻，当他奄奄一息地躺在他在德尔斐特的居所的台阶上时，威廉想到了交由他照料的人，但待在他

近旁的人都没有听到他低声说出一个要求，即由一位教士或牧师照料他。

威廉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捷头脑。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从未下功夫去拿博士学位，但恕我直言，他为何要去攻取呢？成为他父亲富人威廉的地产的继承人。此外，当他依然很年轻时，他突然从亲戚奥伦治亲王的地产上获得非常多的贡纳收入；作为北欧最富有的年轻人之一，他可以期盼的前途是一种世人对他没有多少期望、只希望他在继承父业后成为一位相当公正、不太苛严的统治者。

但是，威廉远比同代富有的年轻人要聪明和勤奋，他没有百无聊赖地虚度时光，而是把时间用在学习国务和外交技能上。这有朝一日可以让他在国际政治领域内起领导人的作用。查理五世在布鲁塞尔的宫廷向他提供了发展这种特殊才智的良机。他学会了如何以一位击剑手的灵巧使用自己的大脑，即使在应召用一把短小的双刃剑迎战一位身着盔甲、挥舞战斧的对手时仍能把持住自己。

他在尼德兰人与西班牙王的冲突中支持反叛的尼德兰人事业，这使他处于有利地位。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整个欧洲注视着这一届认为注定失败的事业的领导人与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之间的决斗。当后者降低身份以暗杀手段赢得较量时，许许多多人都同意，亲王将很肯定地取得了胜利。后人完全同意这一预言。

这位年轻的德意志人为何决定离开他在德意志的产业，为何移居尼德兰呢？变化完全是出于对现实的考虑。他的父亲，老富人威廉，把很大一笔钱投资于低地国家地产上。查理皇帝怀疑他父亲的路德宗倾向（他母亲很久以前就风尘仆仆回到了威腾堡），相当开通地暗示说，如果该家的长子作为青年侍从在布鲁塞尔接受教育，这些财产遇到的被充公的风

险要小。就这样，这位漂亮、和蔼可亲的年轻人被送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学会了在实际政治领域所能学会的一切东西，在那里他广交朋友，花钱如流水，侥幸靠结婚获得了更多的钱财。如果他活到今天，他与其妻子的名字会每天都出现在所有大型日报的社会栏里，呜咽痛苦的姐妹们会为这位亲爱的亲王最近为了款待来自米兰宫廷的大使、有名的普林西普·代格利·乌格布基所花的巨额金钱和营造的豪华气氛感到心颤，周日增刊会刊登这对夫妻在布雷达附近的地产上饲养的奇妙的小灵狗的照片。

这位时髦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在几年之内会发展成为一个几乎绝望的事业的严肃而极其称职的领导人，这表明在他身上有着比外表显示出来的多得多的东西。事实上，他的一些同时代人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作为廷臣和政治舞台领班所具有的超凡才干。布鲁塞尔的总督宫是密谋的温床，但因为有太多的外国食客，令当地派别很不高兴，荷兰人和佛兰德斯人都想为自己的孩子获得所有报酬丰厚的职位，愤愤不平地看到他们本省内肥腴的主教和领高报酬的政府职位落在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法国人手中。

另一方面，由于他在低地国家拥有的财产，威廉被认为是一位荷兰人。由于他智力远高于一般人，他比其他大多数贵族优雅和善于经商（那些贵族很少超出乡间贵族的平庸的文化水平），他的同事非常乐于让他照料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他们可以继续平静地住在其城堡中，终日游猎，彻夜饮酒，以纵狗斗熊打赌，为了个别年轻的女继承人以最不合礼仪的方式争斗，因为让他们一位蠢笨的儿子与她结婚可以至少部分地减轻他们相当重的债务抵押负担。

这就是查理五世皇帝让位时的时局。宫廷中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追寻财富者很快发现，阻碍他们计划（因为他们也想要这些女继承人和职位）

在这一新书房中，伊拉斯  
谟非常高兴。

实现的最大力量是这一有着翩翩风度但紧闭双唇的德意志年轻人。他们不无讥讽地给他起了个外号“沉默者”——这个人不多讲一句废话，默默工作，但总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实际上，威廉根本不是一位沉默寡言者。他是一位爱交际的人。他喜爱置身于同胞之间。他能与任何人在任何地点进行任何类型的谈话。他具有让所有与他接触的人感到舒服的罕见本领。他甚至知道如何对付在一场大的精神和宗教危机中必定会浮上水面的怒目而视的狂热分子。但他也知道在最对自己有利时缄口不言，而且他会像一家现代商行的负责经理那样远远躲开。

年迈的皇帝当时靠在这位年轻人的肩膀上向他钟爱的尼德兰议会告别，他请议员们原谅他蹒跚而行读咨文的方式，他说：“先生们，如果一



位像我这样年老体弱，并承受你们爱戴之情的人掉下几滴眼泪，请不必大惊小怪。”致使他如此悲伤地喃喃说出这些几乎没有人能理解的话的原因，可能在于他因风湿病而产生的骨痛和他对其可爱的佛兰德斯和荷兰臣民的爱；也可能是由于他因在著名的非洲战役中染病而失去了牙齿。但结果是，在场的每一位都对他们可怜的旧主深感同情，祝愿他康健。

查理在世上又存活了三年，以享受他在战场或在办公桌前度过40年所为自己确切无疑地挣得的休息权利，但在那一时期末他不得不亲自过问他从前领地上的事务。因为在菲利普统治下，那里当即出现混乱，西班牙后来再也未能从混乱中拯救自己，终致西班牙帝国崩溃。

查理刚刚退到他在南方的孤独的隐居地，大决斗就开始了。一方是具有独裁专权思想的菲利普，一方是在行动和思想上都坚持个人自由的威廉。最后，决斗导致公开决裂，残酷无情的阿尔瓦公爵率领一支征讨远征军经法国北上，自认为用不了几个月就能粉碎这群由黄油生产商和奶酪商组成的胆敢反抗其合法主人的乌合之众。

在公开战斗中，这些有经验的西班牙老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自己的对手，但当反叛者撤到海上并打开闸坝让水淹没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向不共戴天的敌人投降时，黄油开始悄悄溜过阿尔瓦大公及其外国雇佣军的坚硬的手指。

最后阿尔瓦不得不承认失败。像菲利普所有最忠诚的仆人一样，阿尔瓦不得不靠借贷来维持军队（菲利普从不向任何有可能自己解决问题的人支付报偿），结果使自己债台高筑，被迫在午夜逃离布鲁塞尔，不然在第二天上午他就会被狂怒的债权人抓住，把他拖到一个民事法庭中审讯，因为在这一令他们讨厌的商人和艺匠土地上，民事法庭在战争进